

吴静

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  
文学征文

黄山日报社  
黄山市作协 联办

# 老屠有梦

人物档案

家庭,同样,也辐射到了屠利生的家庭,如今,屠利生在网上销售平台,线下是屠利生多年来打拼下的社会人脉资源,线上线下交叉发展。

2018年,改革开放四十年。四十年,倏忽一瞬间,小屠变成了老屠。

老屠全名屠利生,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,徽州西溪南镇田干村人。用老屠自己的话说,他是个道道地地的农民,但却从未下过田,干过一天农活。

老屠是个积极乐观的人,但凡见过他的人,大都会留下这样一个印象:宽宽的额头,浓浓的眉毛,炯炯的双目深邃而有神,棱角分明的唇边总是带着一种憨厚诚挚的微笑,骨子里透着的是徽州商人那特有的气质,而他的经历则生动地诠释了农民创业者的睿智。

聊起过往,老屠若有所思但依旧笑容满面,他说,他一天不离开父亲面前,他朝黄土背朝天,高中毕业时他就告诉自己,必须从贫苦中逃离出来,必须改变自己命运的轨迹,于是毅然决然地踏上了打工的旅程。

屠利生在一家工厂里当起了学徒工,凭借自己的聪明与努力,一路摸爬滚打,很快掌握并熟悉了业务技术和工作环境,正当大家对这个好学、刻苦的小伙子特别关注的时候,在历经了两年多的打工生涯后,屠利生却做了个让人意外的决定,自己出来单干。因为他是一个有梦的人。

青春是一个人最美好的年龄段,而屠利生的青春正赶上一个国家民族昂扬向上的时期,这个时期充分地激发了人们的热情和梦想,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是幸运的,屠利生是幸运的。

走出来的屠利生秉承着徽州人不怕苦的干劲、敢打敢拼的精神,有什么活就干什么活,脏的累的都干,只要能挣钱,只要能让生活渐渐好起来。在改革开放初期,社会经济迅速发展,各行各业商机不断,特别是纺织企业

的迅速发展,在浙江省的很多地方,几乎家家户户都在办厂,纺织业的不断涌现,造成了原材料的紧缺,屠利生以犀利的眼光瞄准了纺织原料供给这块。

苕麻,作为纺织原材料的重要组成部分,因其混纺的织物具有挺括滑爽、通风透气、易洗快干、吸湿排汗、免熨烫等特点,深受纺织厂家的喜爱,而气候温和的徽州栽培和利用苕麻的历史十分悠久,屠利生瞅准商机,果断出手,辗转徽州各地,收集苕麻,往浙江销售。因为求大于供,屠利生在苕麻上赚得盆满钵满。

说起做苕麻生意的当年,老屠黝黑的脸庞泛起了淡淡的红晕,笑容中也多了一丝羞涩。正当我们费解时,旁边的有人说,这里有故事,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。原来,当年屠利生在收购苕麻时,遇到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女人。那一刻,他站在苕麻的这

一头,她站在苕麻的那一头,彼此默默地望着对方,那丝丝缕缕的苕麻仿若月下老人的红线,轻轻地将两颗年轻的心紧紧地拴在了一起。别样的邂逅,将两个世界融合,从此,相依相伴携手走过风雨。

据得了第一桶金,收获了爱情的屠利生又做了个让人意外的决定,回乡创业。

回乡的屠利生,在经过仔细观察后将目光投向了村里的窑厂。当时的窑厂已经外包,但经营者不善,存在拖欠承包款,屠利生看准时机,取信于民,一举拿下窑厂经营权,当上了窑厂老板,那一年,他27岁。

拿下了窑厂经营权,怎样经营?怎样管理?这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来说可不是件容易的事。说到这里,屠利生挠了挠脑袋瓜子,笑着说,那时,窑厂里做工的都是村里的熟人,为了产

品质量,为了出效益,必须有规矩,必须立威,于是就学着长者模样,每天板着脸对着大伙,现在想想,那时真的好幼稚。不过在改革开放,经济复苏了,老百姓手上有钱了,很多家庭开始建新房子了,砖瓦进入了供不应求的阶段,产品的销路不用愁了。聊到这,屠利生开心地笑,那时钱真好挣啊,人们拿着整袋整袋的现金来买砖瓦,拿不到货,他们就先付定金,那定金都排到来年了……

屠利生做生意有个特点,不墨守成规,不一条道走到黑。他总是关注市场动态,适时改变经营方式,在经过多年的转变再转变后,他又瞄准了健康生活这块。如今,他经营着一个粮油加工厂。他说:“以前,非常艰苦,工人们吃饱肚子就非常开心了,现在不一样了,生活好了,人们讲究生活质量了,所以客户的需求也不一样了。以前,人们是因为穷

去那个糠菜、野菜,现在,人们也进入快速发展期。他利用田干村毗邻高铁黄山北站且处在高速出口的地理优势,办起了农家乐。老屠喜滋滋地说,农家乐开办以来,招待的最远客人是荷兰的国际友人……

黄山市进入高铁时代,屠利生的生意也进入快速发展期。他利用田干村毗邻高铁黄山北站且处在高速出口的地理优势,办起了农家乐。老屠喜滋滋地说,农家乐开办以来,招待的最远客人是荷兰的国际友人……

创业进入路径的分化,必然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者对于社会网络利用方式的转变。互联网的兴起,影响着千千万万个中国

家庭,同样,也辐射到了屠利生的家庭,如今,屠利生在网上销售平台,线下是屠利生多年来打拼下的社会人脉资源,线上线下交叉发展。

老屠说,田干是一个有故事的古村落。在田干,还有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——田干“捺日高”,如今,传承人谢学军年届已高,家中年轻人又不愿意学习这项技艺。徽州古民俗之风浓郁,这项非遗技艺从宋朝开始,传承至今已足第52世了,不能让他有心思想向老人学习,可又怕老人不愿意相教,因此,老屠心中忐忑着。

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,给屠利生带来了无限福音。乘着这地利时机,他想将周边闲置的土地利用起来,搞特色种植,依托农家乐的接待,搞采摘垂钓休闲经营为一体的深度融合之路,带动周边的村民一起发展。

站在屠利生家门前,蓝天白云下,粉墙黛瓦的民居以悠然宁静的姿态立在那儿,绵延的远山与清澈碧蓝的天空相接,如画的世界营造出了一分宁静,绚烂如画的乡村总能给老屠好心情。

在老屠的心中,还有许多梦,他相信梦想可以成真。

方祺娟

## 感恩·奋进·回报

生活的馈赠

花儿因为有了雨水的滋润而绽放出美丽的花朵,大树有了深情的土地而生长,郁郁葱葱,小鸟因为有了蓝天而自由的飞翔,我们因为有了国家的资助而茁壮成长。他们的呵护和关爱,仿佛一缕春风,吹散了笼罩在心头的雾霾,又恰似一场雨露,滋润了我年幼的心田。

我出生于贫苦家庭,家在休宁县源芳乡幸川村火峰尖组,家中五口人,有年近80岁的老奶奶,父母和一个龙凤胎哥哥,本人现在歙县农村中学担任数学教师。从读书到参加工作以来,往事历历在目。小时候的日子确是刻骨铭心的。记得以前住在山上,每天五点多起来读书,翻越两座山到学校,每天依旧,就这样小学毕业了。后来由于家里的房子住不了人,不得不借钱重新建房子。虽说建房子后便利很多,但也因此欠了不少外债。我和我双胞胎哥哥也要进入中学学习,家里开始入不敷

出。奶奶年迈在家,妈妈需在家照顾基本生活。后来我和我哥双双考取大学时,父母虽很高兴,但心里却也在为学费的筹备而担忧,我们兄妹俩上学费用和伙食费,我们一年也要四万元,这对我们本来就贫困的家庭来说无异是一个天文数字,父母亲毫无办法,就在国家助学贷款和生源地助学贷款政策给我家带来了希望,入学前当地银行给我们兄妹俩办理了四万元的助学贷款,解决了燃眉之急,让我们走进了大学。

可叹天下父母心,我们俩人的生活费等等,一项接着一项的,压得父母喘不过气来,父亲一打工回来,就经常说一句话,为了一双儿女读书,我一天都不敢闲在家里,要为俩孩子挣生活费、报名费。乡村两级也是看在眼里,急在心上,记得我们兄妹俩上大学前夕,当年乡政府还组织召开了解源乡大学新生座谈会,

给我们每人都发放了助学金,鼓励我们克服困难,完成学业。

根据我们家的特殊情况,乡村两级于2014年以“因学致贫”的原因将我们列入贫困户,同时办了低保,全年共补助一万多元,我们兄妹俩每人从2014年起开始领到“雨露计划”补助,当年我们每人是三千元,党中央开始实施“精准扶贫”政策,给予我们产业扶贫、小额扶贫贷款、外出务工交通补贴、健康扶贫等一系列政策,如大旱之甘霖,让我的父母扎实松了一口气,一讲起党中央的扶贫政策,让我父母热泪盈眶……没有扶贫政策,我们兄妹俩不敢想像怎样去完成大学学业,这样的记忆注定这辈子都无法忘却的。

政府的扶持和关爱支撑着我们和我哥不断前行。大学四年时光充实而紧张,我和我哥努力把自已培养成一名社会所需要的人才。四年里我们始终坚持“天道酬勤”的原则,坚持珍惜学

习时光,认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,获得校级一等奖学金,四六级均获得五百多分通过。本着学以致用,实践结合理论的思想,利用周末以及暑期时间积极参加志愿服务活动和下乡支教活动。时间流逝,转眼大学毕业了,本着自己的初心回到了土生土长的地方,成为了一位中学数学老师,现在的我严于律己,公正为范,努力学习学习以便将知识传授给更多的人。

记得父母新经营跟我提起,我们家是政府一路帮着走过来的,迷路人不该忘了指路人。我哥时刻铭记着,内心的感激之情无法言表。只能更发奋,更用心地投入学习当中。他在本科阶段获得IGEM校三等奖、国家励志奖学金、二等奖学金、三等奖学金、校三好学生、“赛为杯”程序设计三等奖等荣誉。现在是研究生一年级的学生,前不久发表了一篇英文二区顶级期刊《Journal of Material Sci-

ence》以及国内中文核心期刊《分子催化》一篇。

每个人的成长经历都不同,别人我不知道,但我的成长是由国家政策、乡政府工作的扶持而走到今天的。扶贫政策温暖着我们家每一个人的发展。到现在还经常关心我们的发展,今年我们家还拿到了哥哥考研的“雨露计划”补助金、产业补助,扶贫贷款分成,父亲外出务工补助,对我来说,那些扶贫干部,他们像朋友、像亲人一样呵护着我们。

贫困让我们经历了更多的苦难,尽管家境无法选择,但是奋斗的光辉注定会照亮前行之路,坚毅的信念和无悔的付出总会助人梦想的实现。越努力才会越幸运。我们的幸运就是生活在了这个繁荣的时代,赶上了这令人暖心的政策,滴水之恩,当涌泉相报,我们兄妹俩唯有努力奋斗,为社会和国家做贡献,才能对得起曾经帮助我们成长的人们。

王新宽 文/图

## 野花二题

悠悠心曲

### 寻常亦美丽



蒲儿根

普通人。一旦洁净的空气和水都成了不寻常的事物了,一旦有素养的人都成了稀罕物了,反衬不好的人,是不是这样呢?

### 自洁而本贞

大千世界,真是奇妙。在皖南山区,接替蒲儿根,让世界不至于灰头土脸的花便是一年蓬了,农历五六月间,甚至更长时间,我们都能看到它的身影。清晨跑步,傍晚散步,看见在房前屋后、路边地头,到处开满了一种白色的小花,其花茎直立,高而瘦,小叶为披针形或线状披针形,细细长长,其花洁白,白得纯净,还是那山野的草丛,都能默默地绽放那小小的花朵。

查了一下,一年蓬的别名有11种之多,属于菊目菊科。它喜生于肥沃向阳的土地,在干燥贫瘠的土壤亦能生长。一般生长在路边、旷野或山坡,无论是身处闹市的角落,还是栖居山野的草丛,都能默默地绽放那小小的花朵。

“桂生高岭,云雾方得法其花,蓬出波波,飞尘不能污其叶。非蓬性自洁,而桂质本贞。良由所附者高,则微物不能累,所附者净,则浊类不能沾。”一年蓬虽不能像生长在的高岭的桂花,因为东西依附的高岭,高,卑贱的所依附的蓬花,因为所依附的境界洁净,肮脏的东西沾污不了她,反而洗净铅华,享尽历朝历代文人骚客的无穷赞美,但一年蓬质朴本洁来还洁去。它生在路边地头,吃尽了飞尘污物,其花依然洁白如雪,经历了风雨摧残,细小的根茎依然坚挺,其自洁而本贞的品德更值得人们赞颂。

白居易诗云:“人间四月芳菲尽,山寺桃花始盛开。白氏如果不是为了强调身处高山的桃花比山下开得迟,这首诗便有问题。在皖南山区,每年农历四五月月份,始盛开”的是蒲儿根,是它填补了这人间空白,用自己的不起眼的舞姿装扮了这个世界。

我总疑心,李清照词“人比黄花瘦”之“黄花”应是蒲儿根花。理由是这样蒲儿根不只是根、茎、叶瘦,开的是黄花,属菊科,并且这蒲儿根花呀,的确确实给人瘦的感觉。瘦得特别,瘦得出奇,瘦得让人心疼。

妻采一束,用陶制的花瓶装上水,将花插入花瓶,摆放在茶几上。我说,“这花太寻常了,在我骑车来去的路上,到处都是,干嘛采它?”“寻常也美丽”,妻回道。

是啊,寻常亦美丽。大凡世间,越是寻常不起眼的人和事物,越是美丽珍贵。譬如空气,譬如青山绿水,譬如千千万万守规矩有素养的

一年蓬



万家灯火  
余珮/摄

李萍

## 对门

凡人故事

对门那套房子,原先是我预定的,还交了两万元定金,期望家人或销售员能和我做邻居。但楼盘销售的一位可全额付款的买主,居然连招呼不打就卖出去了。这件事过去很久,心里一直不舒服。

对门是一对从绩溪农村过来的夫妇,男子个头瘦小,女子倒不显老。听说,这房子是他们儿子买来孝敬父母的。

起初,这对夫妻把小区楼下自家院子种菜,男人做了一份保洁工作,每天收集院子垃圾桶里的纸盒,然后直接放在楼梯口或过道,或直接堆到我家阳台上。我到物业诉苦,物业人员告诉我,早有人来告状了,说是已经给他们儿子打过电话。后来逢年过节,我看见楼梯口、过道、阳台下没了他们捡来的废纸盒,这样的日子过了几年,我和对门如两个陌生世界的人,点头微笑招呼一律省去。

一年夏天,我出大门,见对门的男人骑着一辆马路清洁车,旁边站着一位小伙子,小伙子气势汹汹对着他吼,小伙子之气,停着一辆白色轿车,车旁一位女子抱着一个男孩。一打听,原来对门那男人的马路清洁车,碰到了轿车的,并没有刮到痕迹。车主执意要他道歉,他不吭

声,双方僵持在小门口的大马路上。见此情景,我和对门的男子说,你就道歉嘛,你到了人家说,你道歉,你不对!这么大热天,大家都站在这里晒也不是事啊。然后,转向那咆哮男子说,他是从农村来的,我的邻居,住我对门,他也不是故意,何况车子也没有什么问题。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话起了作用,对门的男人向那咆哮的男人用极低的语音说:“对不起。”那咆哮的男子盯了他一眼,答道:“早说呗!”转身扶妻子上车走了。

这以后,对门的女人一见我,她居然笑着招呼我。我奇怪地居然喊出我的名字,屡次轻轻敲门,笑呵呵递上饺子、南瓜、山芋、紫苏,说这些都是乡下亲戚捎来的。一次,还问我手机微信视频怎么用。我一次次教她,才发现她不识字,但这并不妨碍她养育出两个优秀的儿子。再后来,他们放在所有公共区域的废纸盒等不见了,我多次见他们拿回家,放在自家的阳台上。而她也放小区物业雇用,清扫社区卫生。

她的丈夫现在远远见我,便招呼我,嗓门似乎很响亮起来。

本版责任编辑/胡玉琪  
E-mail:hsrbhyq@163.com

黄钰彦

## 晒暖

家庭手记

金黄色的暖阳从窗棂倾泻下来,蔓延开动着棉被的哗啦声和晾衣杆的震动声,外婆又在晒被子了。

在阳光明媚午后,我都能看到窗外那厚厚的棉被,踮踮地挪动着碎步,缓缓踱向阳台。于我是我非常喜欢晴天,因为被子上总是弥漫着一丝融融的香气。今天,外婆正慵懒地伏在窗台上,使劲往窗外伸展着双臂,娴熟地整理着软绵绵的蓬松的棉被。我望向窗外,隐约可见棉被飘扬的一角。少顷,外婆移开了身子,我便见棉被乖乖地趴在晾衣杆上……

我沉浸在遐海中,忽而觉察纸张驮着的那层黄金渐渐稀释,取而代之的是几抹黄昏的暗影。正疑惑,丝丝凉凉的银线便栖落在我手

上。外婆如梦方醒,朝在厨房拖地的外婆大喊:“外婆!下厨!”

“啊?”她愣了片刻,左顾右盼找不到地方只好将拖把随意一搁——“哎!”拖把颓然倒地。外婆又急急拾起,再找地方安置后,才颠着双足同我一同赶到阳台上。只一瞬间,稠密的雨滴已经豆般大,把棉被的四角浸泡成湿漉漉的深色。今天晒的是我的被子,我们手忙脚乱地把被子抢救回来。

望着天幕上不知何时挤满的彤云,想到今天,不禁想起答:“外婆,你为什么不早点发现已经在下雨了呢?要不是我及时发现,今天晚上我盖什么呀!”外婆被恼的不住地抚着因潮湿而紧缩成团的棉被,不快地叹了口气。我含着怨气度过了一天的剩余